

作家专栏

食物与温暖

□ 刘锦涛

我在外地工作的某个夏天,做老师的妻子放了暑假前来探亲。我所在的“外地”,真的很远,直达的船一星期两班。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坐船,抵达目的地的码头,要一百零几个小时。如果买不到直达的船票,那么轮船抵达中途的港口后,还要在附近的旅馆里住上一宿,才能等上第二天早晨的汽车。汽车晃晃悠悠,又是一整个白天。

那年夏天,妻子就是按照这条路摸索着走过来的。走到中途下船等第二天汽车的时候,她给我发了一封电报。电报稿子交上去五分钟后,突然想到未写收件人姓名,再去与发报员交涉,已经无济于事。我只知道她已经从崇明的家里出发,走上了千里寻夫的漫漫长路。我计算着时间,却迟迟得不到她的电报。有一段时间,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失踪了。

后来的结果还算圆满。她在长途

汽车上的邻座正好是我的一个同事,同事直接把她领到了我办公室的楼下,然后对着三楼的窗户大声喊我。我下楼,看着我的同事和同事旁边一张汗涔涔的脸,半天没回过神来。我谢了同事,接过妻子的旅行袋,很沉,我说什么东西啊,她说是一个金瓜。

金瓜?过了半天,我说:“傻瓜。”她笑着说:“是一个金瓜,不是傻瓜。”金瓜尚未完全长老,是淡黄色而非金黄色。那个七月,夏天开始的时候,长江客轮和长途汽车,送来了探亲的妻子,和她背来的一个未及熟透的金瓜。

看一个崇明特产的金瓜,仿佛看到家乡的田野,河流和风,和我的乡亲们的一张张汗涔涔的脸。

她是把家乡、把一座岛屿背来了。

外婆不是厨师,但日常的菜肴做得不错。茄子煮得稀烂,毛豆煤得很酥。淘米做饭,也很软绵。

考上大学离开崇明的前一年,深冬,我与生产队里一帮人去工地开河,是南横引河竖河公社段,平地起锹,一千就是半个月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,一条河逐步形成,远远望去,广阔的农田里,一条黑线,像被撕开了一条口子,一群人蚁集,把土一筐一筐挖出来,把自己一点一点地埋下去。

更深的记忆是,为了避开运土路上的泥泞,每天早晨四点起床,五点便开工了。那时太阳未至,运土的路上结着冰,走上去,“咔咔”作响,有康庄大道般的坚固。

再深的记忆是,早饭总是外婆来做,大多数时候,是蛋炒饭。外婆小心翼翼地从小甏里捉一个鸡蛋,我穿衣起床的时候,正是外婆打蛋的时候,碗筷之间的“啪啪”碰撞声,在寒冷的早晨响起,时而急促,时而迟缓,仿佛是催我快起。

吃饭的时候,外婆坐在我的对面,努着缺牙的嘴,不断地问我:“好吃吗?”“吃饱了吗?”我说好吃,我说吃饱了。

为了这一份蛋炒饭,外婆比她的外孙起得更早。外婆明白蛋炒饭不是什么稀罕之物,但她搬不出更好的菜肴来慰问即将出征的外孙了。外婆知道她的外孙其实是贪睡的(那个年纪的年轻人哪个不贪睡?),但她必须送她的外孙上工地。

至今,我依然喜欢吃蛋炒饭。

母亲每年都种花生,不多,但足够一家人吃一年。

四月里整地下种,五月里施肥耘草,九、十月间,花生成熟了,母亲搬张小板凳,坐在花生地里,用专门的小钉钯挖花生。这项工作,看起来悠然自得。挖花生叫“拾长生果”,大概的意思是,如果先前的付出不算,那么现在的收获,则是拾来的,无偿捡到的。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啊!

然后,将花生洗净,再把瘪瘪的和被虫咬坏的挑出来,留下饱满的,晒干后收藏起来。

九、十月份,场院里晒满了花生。过了腊月廿四,整个村里的人,都在炒花生、蚕豆和番芋干,三样食物炒熟后放在同一个坛子里。三样食物有不同的形制和口味,却是天生的一家人,来了客人,随便抓一把待客,总能品种齐全。

过年了!

难得闲下来的农人们,口袋里装着农家炒货,串门时拿出来,相互交流享用。

我喜欢吃花生。我把坛子摇摇,再摇摇,比重较轻的花生就浮到了坛子的最上面。这样,最先吃光的一定是花生。

最近的这几年,市场上炒货多起来,炒花生不稀奇了。母亲无事的时候,剥花生。多少个长夜,临睡前,母亲一颗一颗地剥,将花生剥成了花生米,然后,装在小罐里。我每回一次乡下,便带回一个小罐。

我知道每一粒花生米上面,都有母亲的指纹,和手指留下的余温。



乡间提景之二（国画）张志安

心香一束

草里钻

□ 张勤

本地乡间有一种喜欢在草丛里觅食活动的小鸟,竹园、自留地、小树林的草丛间,总能见到它们的身影。因其习性,乡人给它起了个接地气的名字:草里钻。当然它也是有大名的,学名叫灰头鸫。

草里钻长什么样呢?其实跟麻雀很相似,最大不同是个头比麻雀还要小一圈,羽色比麻雀更漂亮一些,它的腹部羽毛呈绿黄色,间杂着黑色斑点。

以我的观察,判断一种鸟爱吃哪类食物,看它的嘴形就能知道个大概。嘴又长又尖的鸟儿多是捕食昆虫、鱼类的小能手。而草里钻的喙则跟麻雀类似,都是短而尖,属于杂食性鸟类,以草籽等植物果实为主,当然见到了爱吃的昆虫也会捕食,但应该并不是它们的专长。

草里钻的性格跟麻雀却是大不一样,不爱独自在枝头高唱,也不会结伴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喧闹。它们总是很低调务实,还似乎懂得珍惜时间,不喜欢飞来飞去浪费时间,不去惊扰它们,能老半天专心致志地钻在草丛里觅食。由于它背部的颜色呈麻灰色,所以在草丛间活动,有很强的保护色,如

果不是它们偶尔发出短促而轻微的“唧唧”声,路过的人还真难以发现。

草里钻生性没有心机,有些愣头愣脑,所以又有别名叫青头愣。它不像麻雀那样懂得与人类周旋,不会刻意躲避人类,也不会悄悄地接近人类住所,在鸡鸭棚舍里偷食一些谷物。稻子成熟的季节,也不大见到它们成群结队地出没在田间偷吃稻谷。可谓一心一意觅食,坦坦荡荡做鸟。

也许正是没做过亏心事,草里钻在若即若离间总能与人类坦然相处。它的种群没有泛滥,但也没有凋零。在乡间的日子,进到竹园,走上田埂,穿过树林,草丛里的草里钻往往在人靠得很近时才飞起来,但又在不远处降落,继续一头钻进草丛里寻寻觅觅。这样的胆量麻雀是很少有的,麻雀也许偷食了谷物,自知理亏,警觉性要高很多,人一靠近就会远走高飞。

没有特点或许就是最大的特点,草里钻不贪图额外的食物,也不懂得投机取巧,只会专注地自食其力。它们心无旁骛埋头做事的样子还真有几分可爱,这大概也是这种草根小鸟的生存秘诀。这份品质,值得学习。

笔走心缘

针线里的母爱

□ 郭树清

从不嫌土气。

随着我们渐渐长大,成家立业了,条件好了,穿的吃的都日益富足,但是,母亲还是一直穿自己做的土布衣服,尽管我们兄妹给他买去新的衣服,可她总是搁在一边。用她的话,穿土布衣服习惯了,穿在身上舒服,心里踏实。而且每每穿破之后她也舍不得扔掉,总是缝缝补补再穿。

如今,母亲已离开我们25年,土布衣、土布鞋也早已成了我们生活中的记忆。但母亲给我们缝补衣服、鞋子的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。夏天的夜晚,皓月当空,母亲坐在院里,用一双温柔勤快的手折叠着衣服,一件件衣服和温暖的气息在她手中慢慢滑走,月光映照在她的脸庞,使她分外妩媚;冬天,夜深人静,滴水成冰,我们做完作业进入了梦乡,可是母亲还在小油灯下纳鞋,打补丁,有时半夜醒来,默默地注视着她的身影。那一刻,我心里禁不住泛起一阵酸楚,我的眼睛湿润了,一股温情涌上心头,母亲就这样,把对儿女的慈爱渗透进一针一线中……

多少年过去了,但母亲的针线活儿,就如母亲温和亲切的容颜常年盛开在我的梦乡里。

诗韵悠悠

菜花痴语

□ 王玉华

梦

我做了一生的梦
夕阳的院落一张摇椅

院里花开一年又一年
怒放的最是初春的春天

强迫症

出门,却迈不开步子
回头看门,有没有关上一而再再而三

我一个人走着
时间已是三月
花草树木人和事
都已经在春天里了

我走在这里
边走边问:
真的是春天了吗
一遍又一遍千万次地问
不厌其烦

我还是孩子

阳光躺在草地上
安静得我坐立不安
这个时候春风的温柔是造作的
我不要

我要抱着一棵大树叫妈妈
或者对着丢了你的倒影的湖面喊:
亲爱的,来我的身边吧

现在,就是现在
我不需要软言细语不需要体贴呵护

甚至无所谓要不要爱
就让我在草地打滚
和一只地底钻出的蝉
一起舔着五百年前的棒棒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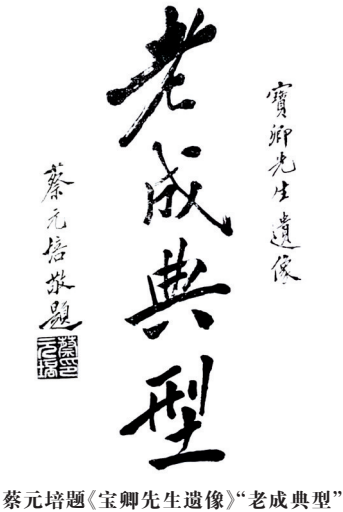
文化沙龙

蔡元培题赞崇明黄宝卿

□ 周惠斌

报效社会的嘉言懿行,以及传承家风、恩泽乡党的思想情怀。

蔡元培进士及第,晚清翰林,历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、国民政府中央监察院院长、中央研究院院长,却不以书法名世,且其行楷与明清科举考场上要求书写规范大方、美观整洁的馆阁体相去甚远。然而,他旧学功底深厚,思想境界阔远,虽疏于楷书,却精研山谷体,兼容并蓄,亦旧亦新,结体左低右高、略呈斜势,布局疏密得当、虚实兼顾,书风质朴自然、自出机杼。为黄宝卿遗像所题行书“老成典型”,提按顿挫,徐疾有致;纵横洒脱,苍劲厚重;不矫揉、不造作、不媚俗,个性独具,自有法度。虽为应制之作,但信笔所至,挥洒自如,得心应手,无丝毫雕琢痕迹,百年后犹能让我们尽情欣赏到 he 笔下的斐然文采和翰墨神韵……



蔡元培题《宝卿先生遗像》“老成典型”